



1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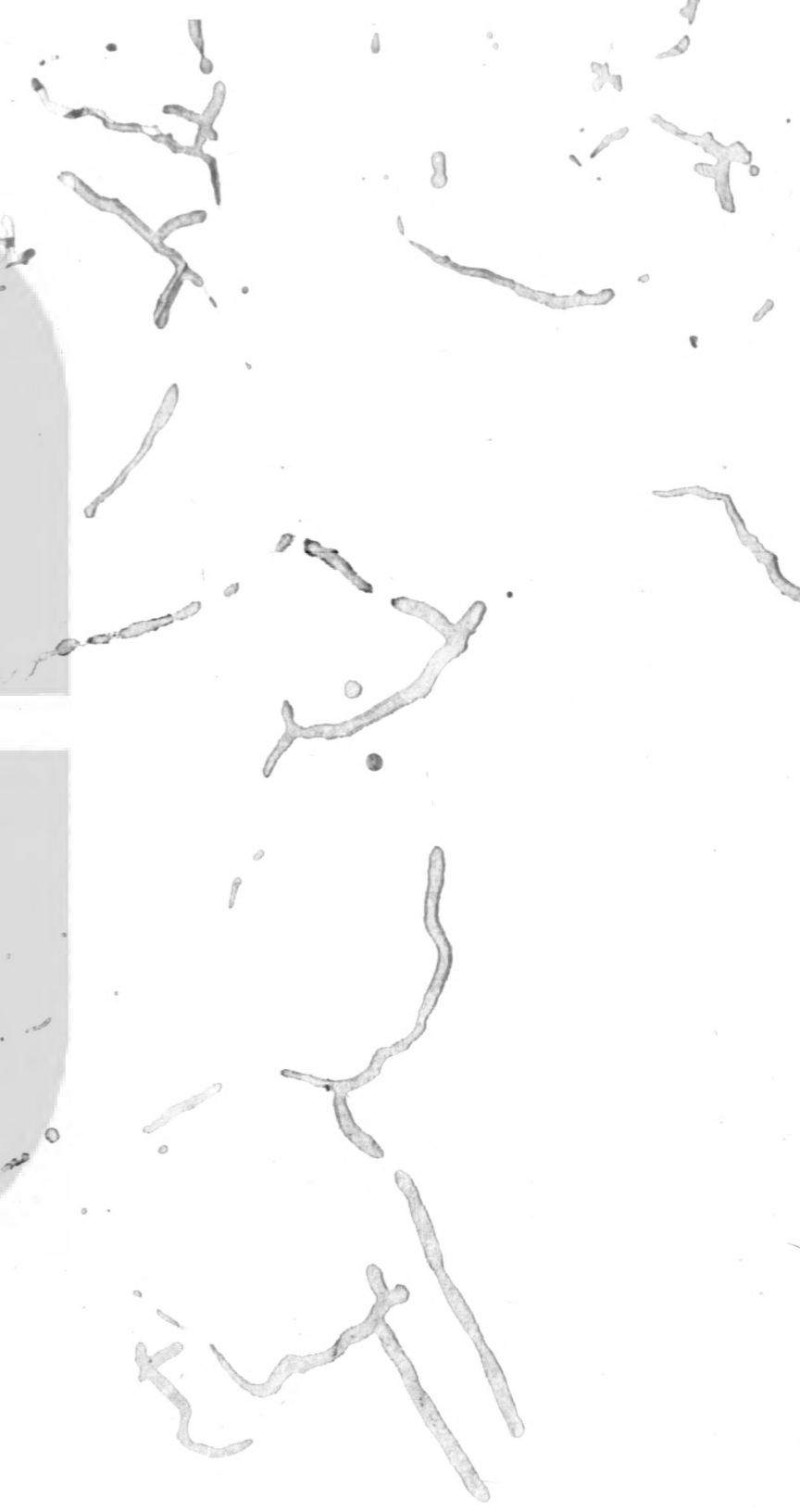
四書淺說敘

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與門人

發明之筆之於書曰論語

曾子子思子孟子又發明孔

子之指者為書曾子大學



子思中庸附禮經中而後人  
始與孟子俱表出之是曰四  
書與六經竝自孟子後雖  
知尊孔子而學術醜疵不一  
異端竊起聖道漸廢至

宋理學輩出朱子集其大  
成所傳註四書悉取諸儒  
言合四子者以發明之而孔子  
之指昭然如日中天明興

二祖

列宗頌四書天下家傳人誦一  
切訛話俱用朱子非此不復  
進闈人蔡林先生存疑蒙  
引與陳思獻先生淺說則  
又發明朱子之指辟諸衆星  
之拱辰百川之赴海無二向也  
比年世道人心奇衰澆漓或  
陰竄二氏於儒之中或明抑  
儒於二氏之六朱子傳註不勝  
詆毀安閑閣三先生哉好古

正學之士扶微興壞以為孔子  
朱子遺言具在何贊一詞而  
有功朱子如三先生者誣則  
非所臣宗朱子非朱子則非  
所以宗四子於是蔡林西先生  
書與淺說盛行於世近乃猷  
之後進且不復知有是書司  
徒李公慨然曰能為淺乃能  
為深聖人之所知能即匹夫匹  
婦愚不肖所與知能君子言

不下帶而道存焉。今之拔新  
領異者，正惟深求之故。拾唾柱  
下，借資於二乾詞，弥淡而意弥  
淺。去道弥遠。夫淺說者言之  
人可知，之人可行，豈惟為時

義舉而播之天下，國家安往  
不宜此。其理在天地為易簡  
在聖賢為中庸，深莫大乎。  
是屬有司諸博士取其說校  
訂而傳之，使學者以陳先生

為蔡林二先生羽翼以三先生  
為朱子鼓吹以朱子為四子六  
經津筏父兄所詔告子弟所  
服習童蒙昏里塾耆耆臯比  
所授受官師所督課儒林文  
苑所論著恪守本朝功令信  
如四時堅如金石以成孔子春  
秋大一統之治於古不信師於  
今不信上其功寧淺鮮哉司  
徒經濟大業籠蓋人羣而

學術粹然一出於正余嘗見  
其教諸子制札無以鑿虛累  
質無以巧華理無以冰替  
錯而巖布帛菽粟以是教  
家因以是教天下豪傑而聖  
賢此之窺其一班矣

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刻四書淺說敘

語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

言者心之聲也故曰誠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

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

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若是  
乎言之所係之大也哉

國家設科命世不以詞賦而首先  
經義蓋舉聖賢脩齊治平之  
術旨標示天下至於各家傳註

獨取紫陽實以其說明白正大  
不詭於聖賢之精蘊口可言身  
可行家耳喻戶可曉即有邪說  
者不得作

祖宗之為後世慮至深遠矣豈獨

一王之制當遵哉乃近之為言  
者吾惑焉人自一家：自一說或  
剽竊佛老以為奇或橫逞意  
見以為新甚且詎毀紫陽驚  
耳駭目於以龍耳矚世俗至於聖

賢精微則毫不能窺百不能發  
讀之艱深味之腐淺雕刻抵  
牾直可令人嘔耳其叛經離道

悖棄

功令豈顧問哉則又何怪乎

國事日非士行日墮也余憂之而  
莫知為計會以經授諸兒因取  
少時所習淺說示之夫紫陽傳  
註四書之註脚而思獻淺說又  
傳註之註脚也其理甚明其義  
甚深其體貼甚切其意味甚長  
後生末學每多厭棄所謂人真  
不飲食苟能因陳以識朱  
因朱以識聖賢俾言語文字一  
出於正庶幾哉詖淫邪遁之蔽

其免乎又何害政害事之足虞也本之為光明正大之學措之為脩齊治平之道達可以樹不朽之業於當時窮可以守不倍之義於沒世正人心息邪說此余之所竊有志焉而欲兒曹永承之也因付之梓以公同志其亦能言距楊墨者之意乎朱子曰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信然

我信然哉

萬曆己酉冬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

兼左副都御史奉

敕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

鳳陽等處兼海防前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右僉都御史大理

寺左右少卿山東西督學使關

中李三才書於淮陽之師保

堂

氏

書

重刊補釘四書淺說大學卷之一

學校 晉江 陳琛 著

長子 振鐸 西 齋 著

大學之道

全章

人不可以不學方其幼也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及其長也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猶言成人學也者所以成其人而道則其學之方法也大學之道何在在明己之明德又在乎新民之德而明明德新民二者又在乎各止於至善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既曰明德則本無不明也而猶有待於明之者蓋人鍾

二五之氣以生不能皆值其清而粹者故耳目口鼻之  
欲得以因其氣稟之拘而蔽之而明者昏矣然其明猶  
未嘗息也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審理欲之幾  
致克復之決務使偏者以正蔽者以開而本明之體得  
以復其初也然同此人則同具此明德乾吾父坤吾母  
而同具此明德之人則皆吾同胞之兄弟也我既有以  
自明而置吾身於光明瑩淨之中而人之有所昏而未  
能自明者吾忍坐視其沉溺於冥途污穢之域而不爲  
之惻然而思有以新之哉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爲  
善之資開道引掖示之以爲善之路慮其倦也爲之鼓

舞作興防其背也爲之懲戒禁止務使其舊染之污悉  
去而固有之德復明也然太極之中不容有一物之雜  
而入之爲善不可不盡其本然之量故明明德必止於  
至善然後可以言明新民必止於至善然後可以言新  
至善者天理當然之極致精微純粹而無瑕者也止之  
云者以之爲標的未至則必求至於是也以之爲歸宿  
已至則安於是而不遷也大抵理有萬殊惟心是會學  
無多岐治心爲要明德卽心也明明德者存此心也新  
民者推此心也而止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而無  
纖毫不滿之遺恨矣大學之道不外乎此三者所謂大



學之綱領也。然爲學有知行用功有次第。天下之理未有不先知之而能勉以行之者。此欲止於至善者所以必由知而後得也。苟能由學問思辯之功以入於融會貫通之境於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皆了然於胸中而知之極其真知止而后有定。夫多岐亂心則進趨莫決所見既定則用志不分。吾以爲是而終身可據依者既的然在此而不在彼則期而至之望而趨之亦斷然在此而不移於彼矣。志不因知而定乎定而后能靜。蓋志有一定之向則心有一定之主。若志於此而又惑於彼將往于東而又欲移於西則方寸之間第見夫憧憧往

來而不勝其膠擾矣。靜而后能安。蓋身以心爲主。心以身爲役。心旣靜矣則隨吾身之所處自不覺其從容而閑暇安舒而順適。固未有內境騷然而在外得以晏然無事者。亦未有主帥清寧休息而爲之卒徒者。反驚擾而馳矣。精詳出於閑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必無物而后能觀物。必省事而后能應事。蓋事物之來紛紜轆轤而吾在倉皇忙迫之中。以麤心浮氣與之相酬酢。則何以求通於會審著於微哉。故必安而后能慮。也能慮則思之審而籌之熟。卽其是非可否之間而有以得其當然不易之理。則惟據是理以爲之主。而吾無容心

焉又安有一事之不適其宜一物之不得其所哉此之謂慮而后能得也夫得所止由於知所止如此學者可不以求知爲先務哉合而觀之明德新民兩物也必先明德而后可推之以新民是明德爲本新民爲末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能得一事也必先知止而後可因之以得所止是知止爲始能得爲終非事有始終乎學者誠知明德知止爲本爲始而先之知新民能得爲末爲終而后之則其進爲有序而趨向之路不差自此以往庶幾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其於道也不亦近乎若未能知而欲行未能治已而先欲治人則爲倒

行逆施而去道也遠矣夫大學綱領固不外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而已然是三者之條目則有八焉今以八者而第其先後之序言之古之人心存大公物無不愛以明德爲衆人所同得以宇宙內事爲一已分內事而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使衆人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汚而天下皆歸于平也然天下之本在國欲平天下者必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欲治其國者必先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欲齊其家者必舉動合義好惡循理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心有不正則身無所管攝矣欲修身者必敬以直內

虛以應物而先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意有不誠則心  
爲所累矣正心者必戒其自欺求其自慊而先誠其意  
若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有未至則真妄錯雜善惡  
莫辨欲誠意者必推良知之天以盡此心之量而知無  
不致可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管  
人之一心人心物理相爲流通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欲  
致知者又在卽事卽物窮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  
之故而使物無不格可也誠能於理之在物者有以詣  
其極而無餘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而知之在我者亦  
隨所詣而無不至矣知焉旣至則真妄善惡皎然明白

意可得而誠矣意焉旣誠則心無所累物不能動而可  
正矣心焉旣正則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而可修矣身無  
不修則有以儀刑於一家家不由是而可齊乎家無不  
齊則有以感化於一國國不由是而可治乎國治則篤  
近而舉遠舉此以加彼而天下之平也不難矣是則修  
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  
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所謂綱  
領之條目如此雖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則皆以修身  
爲本蓋能修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  
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修

其身爲本焉苟身焉不修則其本亂矣本亂則推有不準動有不化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未之治者無是理也以家對國天下而言則理一而分殊是家之親在所厚而國天下在所薄家焉不齊則所厚者薄矣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欲求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寧有是理乎是修身爲新民之大本而齊家又新民中之首務也

定靜安慮皆知止之驗定靜安在未應事之時慮在方應事之際蓋理明義精則自然如此時文中講靜字則曰私意無以投其隙外物無以動於中講安字則曰優游於天理之中處富貴則不以爲可樂處貧賤則不以爲可憂蓋無入而不自得也如此講便是意誠心正身修而爲得所止矣作者須有斟酌

康誥曰克明德

全章

大學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意謂大學之道莫先於明明德能明其德莫過於古聖人康誥曰人之所得乎天而無少不明者德也人皆有之但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而不能無所昏焉惟此文王緝熙敬止能明其德而有以全其本然也太甲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明命也人皆得之但靜焉不知存養動焉

不知省察而不能無所失焉惟此成湯日新又新顧此  
明命而不離於須臾也至於帝典又曰德之在人體具  
衆理用應萬事本峻大也人莫不有此峻大之德或不  
免於挾小之累惟帝堯也欽明文思德性一出於自然  
允恭克讓光輝被及於四表是克明此峻德也三書所  
言如此皆言自明已德之意如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卽  
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卽經文所  
謂明明德也學者觀三書之所言則知人人皆有此明  
德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過能明其明德耳吾能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則是亦聖人而已矣母曰聖人不可  
及而甘於喪失其本心也

自明對新民言非爲仁由己之意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全章

大學傳之二章釋新民意謂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  
無以爲新民之基本不終於新天命則無以見新民之  
極功湯之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  
以去垢誠能一日奮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滌其舊  
染之污是有以自新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  
亡甚易苟日新而新之之功不繼則前功盡棄而新者  
污矣故必日日新之又日新之而繼功於已新之後若

然則已德以新而新民之本立矣康誥曰民心雖蔽於物欲羞惡有時而發見卽此發見之端是卽自新之機爲人上者必迎其機而振作之爲之衣食而使之俯仰有資爲之學校而使之講習有地勤者勞之恐其或怠于終銳者節之恐其或廢于后有褒有揚以爲賢者之勸有樂有歌以爲嚴者之和此皆作之之術所以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于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若然則民德以新而自新之功著矣夫民德旣新則天命亦新獨不觀諸文王之詩乎詩謂周自后稷以來舊爲諸侯之國至于文王之世始受天命之新夫民之視効在君天之視聽在民天命新固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又可以見自新之極是以君子致力於人已之間皆欲求止于至善之地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復而必欲其純不安于小成不狃于近利必如是然後足以盡自新新民之道而無毫髮之遺恨矣

曰作新民作字就當聖經在新民之新字蓋人非下愚不移孰無一念求新之意特在上之人無以作之耳一說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至武王布維新之化而民皆改過遷善是有自新之機矣此康誥之意也傳者引之只是斷章取義以爲明德新民者之通用也

詩云邦畿千里

全章

大學傳之三章釋止至善謂夫經文所謂在止于至善者何謂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止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孔子讀而贊之曰黃鳥乃一物之微于止猶知所止之處可以人爲萬物之靈尚不知所止之善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然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乎詩云穆穆深遠之文王能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今自其所止之大者言之仁者君之道也世固有爲君而仁而未能止于仁者文王之爲人君則止于仁焉仁而曰止

則其仁也或寬而爲雨露或嚴而爲雪霜莫非天理之中而極仁道之備也敬者臣之道也世固有爲臣而敬而未能止于敬者文王之爲人臣則止于敬焉敬而曰止則其敬也或勤勞而爲君之股肱或正直而爲君之藥石莫非天理之中而極敬道之全也孝者子之道爲人子而止于孝則孝而全美而非尋常之所謂孝也慈者父之道爲人父而止于慈則慈而盡善而非世俗之所謂慈也以至于與國人交則其道在于信于信而止之則固無一事之不信而其所信者又皆其所當信也夫豈信于此而或違於后與人期必而不知所以變通

者哉文王所止之仁敬孝慈信卽至善之所在而吾人  
之所當止者也學者于此五者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  
類以盡其餘則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  
矣以此而躰之于己則爲明明德之止于至善以此而  
推之于人則爲新民之止于至善詩云瞻彼淇澳棗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喧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詩之言如此豈無謂哉其所  
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爲學何者爲所當然何者  
爲所以然講習以聚之討論以辨之雖已精矣猶以爲  
未精而必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

自修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省察以審其機克治以  
致其決雖已密矣猶以爲未密而必益求其密也若然  
則知行兼盡而爲求止至善之方矣其瑟兮僖兮之言  
則言君子之存于心者純一嚴整而無放逸頽惰之失  
也其赫兮喧兮之言則言君子之見于外者光輝明盛  
而有從容中道之妙也若然則表裏俱盛而爲得止至  
善之驗矣其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則又言君  
子由學問自修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則身之所得者  
極其廣大無少欠缺而爲德之盛身之所止者一于中  
正無少過差而爲善之至如言恂慄是德盛于內而內



焉。一。至善也。如言威儀是德盛于外而外焉。一。至善也。夫德者人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克盛宣著。又如此故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而自不能忘也。此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夫前王何以能使人思之而不忘哉。蓋前王制禮作樂而德業之盛傳於後世。是其賢也。爲后賢者則仰其德業之盛而賢其賢。創業垂統而覆育之恩遺于后人。是其親也。爲后王者則思其覆育之恩而親其親。休養生息與民共享太平者。是前王遺後民以所樂也。後民則含哺鼓腹而安其樂。分田制里使民各有定業。者是前王遺後民以其利也。後民則耕田鑿井而享其利。夫舉天下之大。歷後世之久。無失所之民。其餘澤之在人。有如此。此所以後世之遠而人猶思之而不忘也。此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驗也。

**發明** 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况此五者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軀極致也。大抵講論主於發明義理。舉業時文。凡稱贊聖賢之德行功業。多喜援引證驗。其引證親

切義理周全斯固美矣或此有而彼無甲虛而乙實則牽強抑鬱以爲比對而意味淺薄義理踈漏殊失古人立言本意而於題目全無所發明此最時文陋習識者笑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全章

大學傳之四章釋本末謂夫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也果何以見之夫子有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謂之無訟則如暴慢者致其恭巧僞者獻其誠凡一切無實之人皆知以本心之廉耻而內節其貪利無已之心以明白之是非而自

抑其剛狠不平之氣雖欲爲虛誕之辭以欺上終於慙愧畏縮而不敢也民之無訟如此聖人果何道而能使之然也蓋天理之公不容泯人心之神不可欺惟在上之人無以服其心故在下之人得以肆其僞若聖人在上則意誠而心正德盛而仁熟雖無意於民之畏也而薰蒸漸染之間自能使民革心向化而畏服之恐后此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所以使民無訟者由於已德之明也觀使民無訟之言可以知明德爲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而在所當後矣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 全章

朱子補格物致知傳意謂大學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力之地於此不用其力則如醉不醒如夢未覺而誠正修齊治平舉無自而用其力然則此傳誠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夫子始爲之說以開聖學之源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至事物之理也何則人心之靈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莫不有知也天下之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莫不有理也知在心而實周於物理在物而實具於心惟於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

始教之初必使學者自一身以至於萬事莫不因吾心本然所知之理而益加學問思辨之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於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至於積累既多之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理不惟有以包括其大槩而其節目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而皆盡夫人心物理相爲流通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萬殊一本而爲吾心之身之全者有以極其全一本萬殊而爲吾心之用之大者有以克其大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按表總括也裏則其中之條理也粗則易見而精則其委曲細微也

**發明**如學孝之一言足以包括爲人子之道所謂表也中間有許多條件節目所謂裏也溫清定省之儀裘葛肥甘之奉如此之類衆人之所共知者粗也若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心志之奉容色之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從其治命而不從其亂命如此之類亦甚細微精深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與此表裏自是精粗精者有當然所以然粗者亦有當然所以然

所謂誠其意者

全章

大學傳之六章釋誠意謂夫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謂也蓋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人之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但其拘於氣質蔽於物欲固有冥然不知善惡之所在者此固無足言矣亦有曾加夫學問之功以開其心術之蔽知善之可好而好之矣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知惡之可惡而惡之矣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夫既知所好惡矣而自不肯實用其力是自欺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如惡惡也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惡有如惡惡臭之真如好善也

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好有如好好色之真夫  
惡惡如惡惡臭則務決去之以求快足於已初非爲人  
而惡之也好善如好好色則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  
初非爲人而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欺曰自欺則  
此心之虛僞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慊曰自慊則此  
心之真實人亦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是獨知之地雖  
曰至隱至微若毫若髮而實公私邪正之所係廢興存  
亡之所關於此一差則差以毫釐而繆以千里矣故君  
子於此必愈嚴愈敬愈精愈密卽其初動之處審其所  
分之機果自欺歟抑自慊歟自欺則當自禁止自慊則  
愈自勉勵豈徵驗於聲色著見於事爲而後有以用其  
力乎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萌於閑居之  
時肆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愧耻心生而後厭  
然揜其不善而外托虛善以自蓋然其蹤跡暴露人之  
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夫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  
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所謂善惡誠於中則  
必形於外者正此之謂也夫不戒自欺而其流弊至於  
如此君子安得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乎曾子平日亦  
有言曰人皆以爲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不之知也殊  
不知事必有迹實必有聲爲善于幽獨者不求人知而

人自知之爲惡於幽獨者雖恐人知而人無不知者是則幽獨之地卽十目所共視之地其嚴孰加焉毋曰瞻視不及而可以靡所不爲也幽獨之處卽十手所共指之處可畏孰甚焉毋曰指顧不到而可以無所不至也以此言視之則實惡於閑居之地而欲著善於見君子之時者亦誠無益矣夫小人之自欺而其惡之形於外有如此然則君子之自慊而其善之形於外者又當何如哉彼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誠意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軀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夫能求自慊而其效驗至於如此君子安得不以爲勸而必誠其意乎

所謂修身

全章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謂夫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人有虛靈知覺之心則必有喜怒哀憂懼之用喜怒哀憂懼之未發謂之中固無不正之可議矣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奚不得正之有哉惟夫方寸之間有欲而未靜本原之地無主而不虛於忿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於忿懣則忿懣不得其正於恐懼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於恐懼則恐懼不得其正於好

四書章句  
大學二卷  
樂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於好樂則好樂不得其正  
於憂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於憂患則憂患不得  
其正夫喜怒哀懼者心之用也喜怒哀懼之不得其正  
是卽心之不得其正也心者身之主也苟得其正而無  
不在是則百骸從令各供其事而無不合於理者矣如  
其不正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有所忿懣則心馳於  
忿懣有所恐懼則心馳於恐懼有所好樂憂患則心馳  
於好樂憂患血肉之軀無所管攝故目雖司視也心既  
不存則視之而不見耳雖司聽也心既不存則聽之而  
不聞食雖在於口也心既不存則食而不知其味推而  
至於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身之不  
修孰甚於此夫心不正則身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  
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有所忿懣者爲私意客氣所使物不當怒而怒或當  
怒而怒之過甚也下三句放此

有所者偏主也預期在有所之先留滯在有所之後

所謂齊其家

全章

大學之八章釋修身齊家謂夫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  
其身者何謂也蓋身與物接不免有親愛賤惡畏敬哀

矜敖惰也然五者本有當然之則但在常人任好惡之情不加檢察之功徇一己之偏不由至善之則或於其所親愛而偏焉或於其所賤惡而偏焉或於其所畏敬而偏焉或於其所哀矜而偏焉或於其所敖惰而偏焉夫偏於愛敬哀矜者是好而不知其惡也偏於賤惡敖惰者是惡而不知其美也誠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天則身之所處不陷於一偏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溺愛者不明有莫知其子之惡者焉猶知菑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有莫知其菑之碩者焉諺之所言如此正謂常人之情好惡易偏也夫好惡徇於一偏則吾之所以自處者已不得其理矣是謂身不修也以之處家必不能使一家之是刑內外各得其分而歸於齊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欲齊其家者盍亦公於好惡以修其身也哉

故諺一節只是申明上節意不可以上節爲身不修下節爲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爲好惡之偏下節爲偏之爲害總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修也家之不齊在言外偏之爲害便是家不齊。上章釋正心修身而以忿懣恐懼好惡憂患四者爲言此章釋修身齊



家而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五者爲言蓋皆本乎心而應乎事者何以一屬之心一屬之身蓋自其主乎心而有所係累則以言心之病自其發於事而有所偏向則以言身之失

所謂治國

全章

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何謂也蓋身修則家可教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修而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治國君子惟修身以教於家其身初不出乎家而其化自行於國所以然者何哉蓋家國同一理齊治無二機是故家之有親所當孝也然國之有

君猶家之有親所以事君之道寧有外於孝乎家之有兄所當弟也然國之有長亦猶家之有兄所以事長之道寧有外於弟乎家之有幼所當慈也然國之有衆亦猶家之有幼所以使衆之道寧有外於慈乎然是孝弟慈也者根諸人心之所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強爲故康誥曰如保赤子誠以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爲之母者惟其中心愛之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遠矣然此皆自然而能世豈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哉慈幼之道旣不待於強爲則孝弟亦豈待於強爲哉但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誠使君子能盡孝慈

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而肫肫乎其仁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爲仁矣能盡弟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兄友弟恭而怡怡以相讓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爲讓矣此正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貪戾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作亂無仁讓之風矣是則一國之仁讓由於一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亦如弩矢之迅速由於弩機之發動其機如此此所謂一言之失足以敗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階而行孝弟慈以爲定國之本哉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孝弟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且爲國固貴乎有躬行之德而亦未嘗無政令之施然必先導之以德而後可使之以從其令若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其令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於已而後可出令以正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於已而後可出令以禁人之惡此乃推已及人所謂恕也若吾身未能有善而無惡而欲令人爲善以去惡則是藏乎身者不恕而能使人改

惡遷善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合而觀之，可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故欲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此釋齊家治國之義至矣。然尤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引詩以詠嘆之。謂夫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夫家國一理也。必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夫齊治一機也。必能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夫教國不異於教家也。吾爲父爲子爲兄爲弟皆能盡其道而足以取法於人，然後國之爲父子兄弟皆有所觀感而是則是倣矣。由此觀之，可見治國不必求之於國也能修身教家則國可治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此之謂歟。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惟教國不外乎教家，故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爲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爲人，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爲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爲人，卑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爲人，父

母者知所以愛養其子弟而爲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所以然者何也蓋孝弟慈三者家國之所同也事親此孝而事君亦此孝事兄此弟而事長亦此弟恤幼此慈而使衆亦此慈故吾能孝以事親而國之爲人子爲人臣者皆觀感而興起於孝矣吾能悌以事兄而國之爲人弟爲人卑幼者皆觀感而興起於悌矣吾能慈以恤幼而國之爲人父母爲人君長者皆觀感而興起於慈矣興仁興讓必如此講然後完密無遺也

所謂平天下

全章

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蓋國近而天下遠也惟地有遠近之分故德化之所感政令之所加必先於國而後得以及於天下也然平天下之道何如誠以凡厥有生同具此孝弟慈之性必在上之人先有以倡之而後在下之人自有以效之上能老吾之老而盡孝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上能長吾之長而盡弟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上能恤孤而盡慈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慈而無悖戾者矣由此觀之同此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既

知所興起矣天下之人獨無是心乎獨不知所興起乎  
然在上之人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  
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  
必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  
遂其興起之善端也絜矩之義何如絜度也矩所以爲  
方也凡工人爲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  
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  
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  
如在上之使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  
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於我者或我所惡  
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或所  
惡於前人之先於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後者之心  
而不敢以所惡者先後所惡於後人之從於我者如是  
則必以此度在前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從前又如  
在右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則必以此度在左者  
之心而毋以交於左在左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於我  
則必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於右夫在我既不  
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能是道則爲天  
下君不能則爲天下戮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言

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  
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  
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父母哉此  
能絜矩之效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蓋言有國君子之居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  
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必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  
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絜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爲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絜  
矩之害也詩又有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  
峻命不易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  
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人之公而爲  
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乎衆心此所  
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  
而爲天下之大僂者乎吁明効大驗昭於簡冊如此后  
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効常存敬畏之心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雖然治天下之道  
固在於絜矩然其所謹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蓋德者  
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  
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卽一  
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

心爲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以當先也殆必格物致知以啓謹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受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爲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修而衆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且人能謹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財之基財者德之致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當重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况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所同欲得之則有以遂其孝弟慈之願不得

則無以全其骨肉之恩故爲君者但寡欲以修己德無黷貨以傷民心此正所謂絜矩之道也苟或以德爲外而不謹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唱民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不知有讓惟知有財之可爭爭鬪之風豈非自上而導劫奪之教豈非自上而施乎是則利與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相奪而離心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爲聚散在彼在此孰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雖曰財

散則民聚而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雖曰財聚則民散而實民之散者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出則人亦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君施逆命而民無逆辭者也貨以悖理而入則下亦以悖理而奪之未有上貪於利而下不侵畔者也卽此而觀可見慎德之外無遠圖絜矩之外無別法貨財之有無烏足爲君子之輕重哉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善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絜矩則悖入悖出而天祿永終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命果何常之有哉

爲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爲寶舅犯曰亡人不以得國爲寶惟以哀痛慘怛盡愛親之道爲寶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然豈特財利當絜矩不徇一己之私哉至於人才之用尤不可拂衆人之欲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莫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亦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如何彼其見人之有技也則若已有



之未嘗謂其勝已而疾惡見人之彥聖也則其心好之  
其好之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焉如此則寔能容天  
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能保我之子孫而其黎  
民亦庶幾有利哉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  
見人之有技也則媚嫉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之彥  
聖也則拂戾阻抑之使之不得通如此則實不能容天  
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不能保我之子孫而其  
黎民亦曰殆哉秦誓之言如此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  
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絜矩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  
而盡用人之道哉故惟仁者之人私欲無蔽而天下之

公在我知此媚嫉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  
之刑逆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卽此惡惡之  
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  
惡人也而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彼世之人亦有  
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  
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才德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  
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則是以  
優游含容之意而待妨賢病國之人不亦過乎若此者  
蓋知絜矩而未盡絜矩之道也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  
徇已見不顧公論于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于已私

而偏好之是謂拂人惡惡之性矣于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已所難而偏惡之是則拂人好善之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于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濶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于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

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卽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爲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于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已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有絜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絜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于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作恕不出也然則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乎心者衆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矣能絜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

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末以聚財矣然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智而巧爲聚歛之術也大道何如蓋必使國無遊民而生之者衆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爲之者疾量入爲出而用之者舒生之衆爲之疾則財之源以開而其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之流以節而其去也有限將見財之積也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源泉而無有不足者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然必仁者之人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絜矩之道歸其利于民而不專其利于己藏其富于國而不藏其富于家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絜矩之道惟務貨殖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爲爭奪之端由是天下怨之而不免于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于己則損于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于此則應于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歛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爲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爲其分之所當爲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旣好義則在上所欲爲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爲吾有矣未有下旣好義矣而事不

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  
本內末以專利哉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爲大夫則  
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  
祿矣豈可察察于雞豚以分民生產之利乎爲卿大夫  
而喪祭得以用冰者曰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則其祿厚  
矣豈可畜養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然察雞豚畜牛  
羊不過陰奪民之利耳至于畜聚斂之臣則爲橫奪民  
之利矣况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是  
其祿尤厚于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斂之臣  
乎君子之心公而恕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傷民之財寧

有盜臣以亡已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  
專其利于已而以利爲利當公其利于民而以義爲利  
也况仁義未嘗不利若專于求利則利未得而害已隨  
之故爲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實由小人導之也蓋  
小人之性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使其得爲國家則以聚  
斂爲長策以培克爲善謀由是民窮財盡衆叛親離天  
災人禍雜然並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亦終如之何哉  
求利之害如此此所以言爲國者不可以利爲利而惟  
當以義爲利也以義爲利則是能絜矩以利爲利則是  
不能絜矩矣合而觀之絜矩也者固平天下之要道理

財用人二者又絜矩中之大端也能絜矩則能用人理財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所而凡欲爲孝弟不悖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嘆矣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大學卷之一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中庸卷之二

賜進士 晉江 陳琛 著

天命之謂性率性

全章

人知性道教之名而未知其所以名何以言之太極渾淪無外而理爲之綱維主宰以成夫造化曰天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渾融而無間者也人物之生實二五之精凝也理氣不相離氣凝則理具矣健順五常之性卽其理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是性也人與物皆有之蓋理一也氣有偏正而理無完缺也性具於心寂然而已有感卽通而見於外不須繩削而所事各有條理無庸

牽泥而所行悉合當然是當然卽道也實皆循其性之自然而得其當然也故曰率性之謂道物亦有道特以其受氣之偏而性爲所蔽不能有以通夫道之全躰耳理同而氣異不特物與人異而人之氣稟亦各自異此所以不可無教也無教則惟氣之縱性雜道乖而人與物俱無所成矣聖人因之設爲禮樂刑政以品節夫道使無太過不及之差而於物亦得以致用遂生而不失其所焉是教因道立夫道而爲之品節者也故曰修道之謂教道本不假于修也以人物之不能皆歸于道明示順誘而嚴驅之使各循大路而不入于荆棘險阻耳

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知此義則知道不可須臾離當由教力學以躰道全性而求合夫天矣何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此言之則見道原於天具於心而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無須臾之離也人其可以須臾離之乎靜而須臾離之則其躰不立而無以爲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其用不行而有以累其本躰之全吾心吾身吾所愛也須臾離道則身心不淑矣一事一物皆有則也須臾離道則事物失所矣信乎其不可須臾離也若或須臾離之而於身心焉無所關係於事物焉無所損益則離之可也可離則是

外物也非道也若是道則決不可離也離之則必有所  
虧玷必有所喪失也如何可離乎蓋當然謂之道當然  
與不當然對離道則不當然夫人其可爲所不當然者  
乎故不特曰道不可離而必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道之  
爲道如此由教入道之君子當如何而用其力乎蓋道  
不可須臾離則躰道之功不可有須臾之間至靜之中  
雖不覩不聞也必戒慎恐懼焉一念之動雖幽暗隱微  
也尤必致其謹焉所以然者蓋時之方靜事物未接念  
慮未萌然所以處事應物之理畢具於寂然不動之中  
所謂躰用一源也於此而不知所以養之必有私意間  
發以至昏昧放逸境雖靜而心決不靜也否則塊然無  
覺以流于枯槁寂滅故必主宰嚴肅使常惺惺則道之  
躰立矣及事物接而念慮萌雖曰心曲甚隱一念甚微  
人所不知也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當此  
之時心意未注於事爲精神未運於醇酢是已所獨知  
之地尤爲著見明顯也故必審察于幾微之際以遏絕  
夫私欲之萌而擴充夫義理之發則道之用行矣夫道  
不外夫一體一用而時不外乎一動一靜動靜交致其  
養則道之躰用備矣豈容有須臾之離哉抑何以見道  
之不可離蓋道不外乎吾心心統性情喜怒哀樂卽人

之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隨事隨感而異其發者也方其未發也無思無爲而靈臺真靜不偏不倚而天理淵涵斯則謂之中及其既發也據理重輕而施得其宜物各付物而我無所與斯則謂之和有不有靜定無以制萬動而使之平不有靈明無以鑑衆形而裁之當是中者理所自出也非天下之大本乎時有古今而人之應事皆當順正地有彼此而人之處物皆當合宜是和者人所共由也非天下之達道乎中卽性而和卽情大本道之躰而達道道之用是道之躰用不外乎吾心之性情湏臾離道則性雜情乖而本心喪失矣此道之不可湏臾離也此人之所以當靜存動察愈約愈精不離道於湏臾以致夫中和也蓋立德當立德之至爲人當爲人之全故中而必致其中和而必致其和有雜有息皆不可以言致致者修之以底于一執之以要於終言中則純乎天命之性而又無一時之不中言和則純乎率性之道而又無一時之不和所謂至誠無息也夫天地之塞吾其躰天地之帥吾其性故人心自關乎造化而有感卽通至誠可貫乎金石而無物不動學者但患中和有未致耳能致中則吾之心正矣能致和則吾之氣順矣由是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以和召和而天地



之氣亦順天地其有不位萬物其有不育者乎但見日月焉與吾心同其光明山川焉與吾心同其靜定草木天喬與吾心同其欣馳鳶飛魚躍與吾心同其活潑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弟囿天下爲一家合中國爲一人寧有傷生賊性自棄于吾心中和外者乎德至于是斯可謂至德矣人至于是斯可謂全人矣學者其可不以是爲標的而密夫存養省察之功以求至于是而后已乎合而觀之性道教者道也戒懼慎獨者躰道之功也位天地育萬物者躰道之效也夫有是道理則當有是工夫既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矣

**發明**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后章費來不是說如此則道不得離也須臾二字宜重讀道本無須臾之離此所以人不可須臾離之也此所以學必至于純亦不已之聖人然後爲全人而顏子之三月不違猶爲聖之亞而孟子姑舍之以願學孔子也言道不可離足矣而必曰不可須臾離言中和足矣而必曰致中和蓋必須臾不離道然後爲中和之致中和必至于致則道始無須臾之離矣正蒙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必粗夫粗者精細之反也故致中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和之註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精者精密也約者細約也精約二字最有味也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先儒不之許蓋猶病其粗也孔明讀書獨觀大意則猶曾點漆雕開之見親手申韓如果有許身管樂未全誣使其精密細約當免此議矣喜怒哀樂一節言性情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時文講俱云道之躰用卽吾心之性情性情其可離乎此是說道不得離也不知人亦有徇私縱欲以自賊其性情者如此說離道不得

仲尼曰君子中庸

全章

夫人皆具乎是道躰用則存乎其人以中庸言之是卽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性道人所同具是不擇君子小人而皆有是中庸之理也然惟君子爲能中庸而小人則反乎中庸夫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何也蓋其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動有所擇而事必當可其動不妄動也旣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其所以無往而非中也中則可庸矣此君子之人之所以中庸也使其心君子而事或失時則亦不得以中庸歸之矣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妄動心小人而作事又無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反

中庸也以此觀之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  
敬肆之間而已靜而敬則心君子動而敬則事時中動  
靜不敬而俱肆焉如之何心不偏而事不謬也

**發明**君子時中俱連帶用功說玩註內所以字便見  
肆欲妄行正貼無忌憚說不以對戒謹恐懼也蓋著  
一行字則屬在事上矣難以言小人心也

中庸其至矣乎

二句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衆人亦鮮能之夫  
子有言曰天下之理中而已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乎中皆不可以言至也惟中庸則無過不及其至矣乎  
至者至精至微盡善盡美不容有毫髮之加亦不容有  
毫釐之損也雖曰人所同得無高遠難行之事然教化  
不明而人皆拘於氣稟其所知所行多失之太過不及  
而鮮能此中庸也今已久矣

**主意**能字兼知行說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全章

承上章言衆人之所以鮮能乎中庸者以其生稟有偏  
也夫子有言曰中庸之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由矣由不  
明故不行也蓋知者高明洞達喜知人之所難知於日  
用平常人之所當知者則以爲無難不足知愚者昏昧

粗淺于人所當知者又不能知焉以爲不足知則必以爲不足行不能知則不知所以行此中道之所以常不行也中庸之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由矣由不行故不明也賢者苦節礪行喜行人之所難行於日用平常人所當行者則以爲無難不足行不肖者卑污苟賤於人所當行者又不能行焉以爲不足行則必以爲不足知不能行則必求所以知此中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夫人之知行雖有不合於道而是道則何常離於人哉蓋中道在日用之間猶正味在飲食之內人皆囿於斯道而自不加察猶人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不知其味之正故凡所飲食皆不暇擇而失其正不察夫道之中故凡所知行皆陷一偏而失其中若或加慎思明辨之功以致其察則知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極或俯而就或企而及決不敢徇一偏之質以戾天下之大道而道無不明不行者矣

道其不行矣夫

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引夫子之言曰世人之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中庸之道其不行矣乎然要其所以不行者寔由於不明也

舜其大知也與

全章

承上章言道既不行必知如大舜然後道可行也引夫子稱舜之言曰舜其大知也與何以見其智之大也蓋天下之理無窮一己之見有限若自用而不復取諸人則其所知必不周而其智亦小矣惟舜則不然於理或有所未知或雖知而未能自信者則切切然好問於人焉而得人之言或其言雖淺近者亦好察焉迺言亦察則深遠者可知矣察其所言有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於善之中衆論不同未必皆合乎中也則執其衆論不同之極致而擇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既得其中則用其中於民而其他之不中者不得以間之矣夫不自用而取諸人此其所以爲舜者乎此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人皆曰予知

全章

承上章大智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引夫子之言曰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知禍機之所伏也顧乃驅馳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爲智乎亦猶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已有是其知有未真

也又安得爲智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回之爲人也

全章

承上章言道旣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引夫子稱回之言曰回之爲人也凡遇事之來必辨別衆理以求其所謂中庸者及得一中庸之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其見之真而行之力善其始而必善其終回之爲人如此夫豈能擇而不能守者此哉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天下國家可均也

全章

承上章必如舜之智而後道可行必如回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之難能矣故引夫子之言曰天下國家如此其大未易均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質之明敏者皆能勉力以均之爵祿人之所戀亦未易辭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質之廉潔者皆能勉力以行之白刃人之所畏未易蹈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質之勇敢者皆能勉力以蹈之至於中庸雖無甚高難行之事然則天理渾然無過不及必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然後能之初非一偏之資而能勉力以爲之也蓋氣質罕得其清純而已私未易皆克去是中庸最難能也

承上章言中庸不可能必有待於勇者而後能之故引  
夫子答子路之事謂夫昔者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  
以其徒知有血氣之剛而未知有德義之勇也故告之  
曰汝之所謂強者乃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汝學  
者之所當強歟彼以含容異順以誨人之所不及雖橫  
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  
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是強也雖囿於風氣而猶近乎  
義理者也故君子處之若夫安於金革雖死於金革而  
不厭此北方之強也蓋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  
勝人爲強是強也則爲風氣所囿而純乎血氣也故強  
者處之夫南方之強失之不及北方之強失之太過皆  
非汝之所當強也汝之所當強者乃君子之強而合乎  
中庸之道者也君子之強何如蓋凡和以處衆者易至  
於流君子於此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違理以同俗而至  
於流是能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強哉矯凡違衆獨  
立者易至於倚君子於此則能自信其是不肯易方以  
從乎衆而至於倚是能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也強哉  
矯國有道而達也易至於喪其未達之所守君子則能  
行道濟時以施其蘊不以富貴而改其平素非自勝其

私者不能也強哉矯國無道而窮也易至於喪其平生之所守君子則能守義安命以終其身不以貧賤而慕乎富貴非自勝其私者不能也強哉矯此四者君子之強乃汝之所當強也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學者有如是之勇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庶乎其可能矣

素隱行怪

全章

上數章分言智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故引夫子之言曰今有人焉深求隱僻之理而知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而行人之所不能行人情厭常喜新故此亦足以欺世盜名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然其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吾弗爲之矣君子擇乎中庸之道而遵行之但其力有不足行至半途而廢焉此其知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在吾則行之必有終不以半途而止矣至若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素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遺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以依乎中庸者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夫所知依乎中庸智也所行依乎中庸仁也依乎中庸而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知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則吾



四書淺說 中庸二卷  
豈敢惟聖人能之然夫子既自謂不爲素隱行怪則是  
依乎中庸既自謂不能半塗而廢則是能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雖不自居其聖實有不得而辭者矣

君子之道費而隱

全章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惟君子爲能不離乎道故以道  
歸之君子君子之道費而隱蓋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  
極無物不有也而實無形迹可見焉無適不在也而實  
無聲臭可聞焉是其費而隱也費者當然之發見於萬  
事萬物隱則其所以然之原於天命者也所謂躰用一  
源也顯微無間也何以見之彼其小有所入而大或有

所不包外焉統躰可觀而內焉或空踈無物皆不足以  
言費以此道言之夫婦之愚於道宜若無所知也然居  
室一端彼亦可以與知焉謂其全無所知不可也至於  
生知之聖人宜若無所不知也然極道之全躰則雖聖  
人亦有所不知焉蓋古今異時彼此異地或禮樂制度  
之創于古而居今有不及見或名物事變之傳于彼而  
在此有不及聞聖人於道如之何而盡知也夫婦之不  
肖於道宜若無所能也然居室一端彼亦可以與能焉  
謂其全無所能不可也至於安行之聖人宜若無所不  
能也然極道之全躰則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蓋數有

所拘勢有所隔或常理所當得而偶遭其變不能以必  
得或素心所願欲而力有不逮不能皆如其願聖人於  
道如之何而皆能之也又以天地言之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是天地爲最大也然要之天地亦囿于形器也故  
職司有所偏而彼此不得以相兼運化有不齊而感應  
或失其當然是天地亦未能盡道而人猶有憾於天地  
也故君子語道之大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之所不能  
盡可見此道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豈有能出於其外  
而載之者乎語道之小也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  
知能行可見此道無物不躰而其小無內豈有能入其  
內而破之者乎道之極於大小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  
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  
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詩云鳶率鳶之  
性而飛戾天魚率魚之性而躍於淵詩之所言如此正  
以言道之無所不在也鳶飛戾天見化育之流行於上  
凡在上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魚躍于淵見化  
育之流行於下凡在下之物無一而非斯道之昭著也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吾無隱乎  
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  
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

四書淺說 中庸三卷  
躰張子曰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動  
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  
燼無非教也皆此意也道無不在如此正所謂語大天  
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也不亦費而隱乎總而言  
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  
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躰則昭著乎天地  
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  
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  
須臾之間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則此心常存而全躰呈  
露妙用顯行活潑潑焉而畧無所滯礙也否則心有不  
存何以洞見道躰躍如之妙哉

子曰道不遠人

全章

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固至妙  
也而人皆曰可知蓋其卽其顯著昭若正的無杳冥昏  
默之不可測也本非易也而人皆可行蓋其因心自然  
坦若大路無艱危峻阻之不可及也何遠於人哉若人  
之爲道以爲此道衆人可能吾能所可能不爲竒不竒  
不足以驚世必求夫甚竒而難能者爲之此道日用常  
行吾行所常行不爲新不新不足以悅人必擇夫甚新  
而異常者行之如舍布帛而別求炫目之衣棄菽粟而

別求可口之味自以爲高矣遠矣道在是矣視彼日用  
常行衆人可能者皆以爲卑且近不足以盡道殊不知  
其至卑而實高至近而實遠而自以爲高且遠者反失  
真過當不足爲高遠也蓋道者率吾性之同然以處事  
應物使各得其當然耳務爲高遠難行則必拂人之性  
而不由夫自然矣失事之宜而不合夫當然矣如之何  
而可以爲道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爲道也  
以治人言之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夫執柯伐木以  
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  
伐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也若夫人之所以爲人之道

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君子有見於此故其治  
人也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其所能知者而  
責之知以其所能行者而責之行則性分無虧而爲人  
之道盡矣於是卽止不治豈於其所能之外而責之以  
所不能者哉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  
也又自愛人言之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爲私意所  
隔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  
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  
強而未能與道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  
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

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  
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即己之心不  
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此可  
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又自責己言之  
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丘則未能一焉何則人之常情  
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己之所以望於人者則欲盡如其  
願己之所以施於人者或未能各盡其心如所責乎子  
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  
所責乎臣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  
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  
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於己者如此反  
求乎己之先施於彼者未能如此也然己之所未能者  
皆君子所己能也彼以子臣弟友之道躰之於身者庸  
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  
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  
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  
不敢盡則是謹之至而言焉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  
是行之力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僞焉而已言  
行相顧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之責於  
人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胡不

慥慥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

全章

居此位則有此道君子素位行道以盡其在我者而已凡窮通得喪進退予奪屬天與人非我所能與者則安以聽之而我無容心焉西銘曰躰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正此意也諸葛孔明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希文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

者雖聖賢不能必韓退之曰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皆此意也曾點浴沂詠歸而夫子與之亦以道無往而不在而目前之景無不可樂固不必舍窮就達以成就事功然後爲志之遂也君子素其位而行而不願乎其外如此蓋位在此則道在此而身亦在此也如見在富貴之位則行乎富貴所當行之道見在貧賤之位則行乎貧賤所當行之道見在夷狄則行乎夷狄所當行之道見在患難則行乎患難所當行之道道無往而不在心無往而

不樂吾何歎乎哉在上位則不作威以陵乎下在下位則不越分以援乎上夫陵下不從則怨其下援上不得則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已而不陵不援不求於人如此則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上焉不怨于天下焉不尤於人也此皆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也由是觀之可見君子所爲順理而置身於平安之地中心無累而聽命於難必之天若小人則反是騁其私智以行傾險之途而不能居易也思出其位以求苟得之幸而不能俟命也孔子有言曰射有似乎君子何則射而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其身以爲內志未正外躰未直也而初無尤人之心君子之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何以異於是

發明蒙引云素富貴一條貼素位而行在上位一條貼不願乎外與道不遠人章以張子正蒙之言分貼三節皆未必是子思之意

君子之道譬如

全章

君子之道進爲有序始於洒掃應對而終於盡性至命本於暗室屋漏而極於窮神知化君子之道如此譬如行遠必自迓然後遠者可到譬如登高必自卑然後高者可及自舉一事言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和之

至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如此是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矣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妻子不和兄弟  
不宜皆貽父母之憂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  
父母其安樂矣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爲事  
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爲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  
而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  
然則學者之於道其可以日用卑近者爲不足爲乎忽  
意於卑近而馳心於高遠未見其能至也

鬼神之爲德其盛

全章

上天下地及天地所有之名物皆陰陽二氣之爲形實  
而顯氣虛而爲鬼神此氣又爲虛而微矣蓋氣之機而  
能屈伸往來者也以其屈伸往來之出於自然故曰二  
氣之良能也本一氣之流行也以其往而屈故謂之鬼  
而分屬陰以其來而伸故謂之神而分屬陽以陰陽不  
可而名鬼神故又曰陰陽之靈也蓋陰陽氣也鬼神則  
氣之靈而能默運是氣者也凡有聲可聞有迹可見者  
皆鬼神之寓也若祭義篇所謂氣也者神之靈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則以陰陽對待言而鬼神卽陰陽也非此  
章所論陰陽之旨也陰陽之合而爲神陰陽之散而爲  
鬼是鬼神各自有陰陽也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何以



見其盛也蓋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卽物而觀物各有始也誰其始之陰陽兩合神之來而伸也而物以之始物各有終也誰其終之陰陽各散鬼之往而屈也而物以之終夫萬物皆有終始凡始終皆鬼神之爲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冥遍躰萬物而物所不能遺也則其德之盛也何如哉何以驗其躰物不可遺且以祭祀言之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齊其外于以奉承乎祭祀方祭祀之時但見其洋洋乎流動充滿如在吾之上焉如在吾之左右焉此可見其無往不在有觸斯應而躰物不遺也於是乎驗矣使其有一物之不躰又安能使人祭之而盡其誠感之而無不應乎故大雅抑之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尚可厭射而不敬乎信乎鬼神之無物不躰也夫鬼神不見不聞躰微也而乃躰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掩何哉蓋凡無形與聲者類皆虛僞而無其實也旣無其實則歸於虛無而已矣何以能顯惟鬼神也本太極以有靈乘二氣而出入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若無也而本有雖虛也而甚實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則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也不可

而聞見耳夫實有是合散則實有是鬼神也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大而爲天地之一闔一闢小而爲人物之一死一生溫涼寒暑之推遷風雲雨露之變化日月升沉潮汐消長如此之類或自無形而爲有形又忽焉而失其形或自無聲而爲有聲又忽焉而收其聲其發見昭著而不可掩也有如是夫

舜其大孝也

全章

舜之孝其可謂之大孝而非常人之所謂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蓋凡有三德六德之德亦足以顯其親舜則德爲聖人是其德之至而其所以顯其親者亦至矣

凡有諸侯大夫之位亦足以尊其親舜則尊爲天子是其尊之至而所以尊其親者亦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祿亦足以養其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是其富之至而所以養其親者亦至矣且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享之非特祭以士祭以大夫而已下有虞思陳胡公之屬世封爵土而子孫保之非特延及一世二世而已德福兼隆如此此舜之孝所以爲大也然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則必得其位而尊爲天子必得其祿而富有四海必得其名而天下共稱之爲聖人必得其壽而享年百有十歲也獨不觀諸天

之生物乎天之生物必因物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其本固者則從而培之其本傾者則從而覆之天非有意於其間也咸其自取焉耳又不觀諸詩乎詩大雅假樂之篇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德既宜於在下之民又宜於有位之人由是見與於天而天受之祿抑且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而受祿之無已也以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裁者也正所謂君子之嘉樂者也其得天之眷受天之命祿位名壽于焉而攸同宗廟子孫以之而享保此理之必然者也尚何疑哉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全章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何則文王之所遭異於他人之所遭如舜禹以瞽鯀爲父則莫爲之前後將何述堯舜以朱均爲子則莫爲之後前將何傳是皆不能無憂也若文王則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父焉克勤王家而作之於前子焉丕承厥志而述之於後前後皆得其人述作皆有所賴此文王之所以無憂也是其所以得無憂者以父作子述之盡善也文王之事非道之所在乎以武王之事言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大統猶有未集也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見紂惡之不悛於是一着戎

衣以伐紂而遂有天下夫以臣伐君宜乎失其名也然其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身終不失顯名於天下其尊則爲天子其富則有四海之內上焉宗廟享其祭下焉子孫保其業武王之事如此亦皆道之所在也以周公之事言之文王以服事殷於禮制不得爲武王晚而受命於禮制又不及爲周公於是相成王以成文武所未成之德何以見之蓋太王王季向特謚以侯爵也文王武王豈無尊之之意乎周公於是推文武之意而追王太王王季組紱以上至后稷向特祀以侯禮也太王王季獨無尊之之意乎於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然孝親報本人心所同也斯禮之制豈特行於一已而不行於天下乎於是制爲禮法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以生者之祿而祭其親以伸其敬也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與葬固以大夫之禮而祭則以士之禮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與葬固以士之禮而祭則以大夫之禮不特此也又制爲喪禮彼期年之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焉天子諸侯則絕矣三年之喪服下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焉何也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彼諸父昆弟猶可伸以貴貴之義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初無貴賤之別故凡爲父母之

喪者無貴無賤一而已矣夫周公之事如此何莫而非道之所在乎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全章

事皆等於衆人不足以聳衆人之觀瞻功不被乎天下不足以荅天下之仰望而欲稱譽之通乎天下也難矣若武王周公之孝則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其諸異乎人之所謂孝也歟何以言之夫孝者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者也蓋凡理所當爲而時所可爲而分又得爲於焉爲之而事功克集節文盡善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後世而無弊若此者固前人所願爲之志亦前人所必爲之事也吾能若此而爲之是爲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矣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吾因而成就之然後爲善繼志乎亦豈必祖父在日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爲善述事乎蓋道一而已矣所存合天則不限古今而隔世自相感也所爲當可則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也故有考諸先聖而不謬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此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所以爲善繼善述而得爲之達孝也今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

其禮云何春夏秋冬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禮制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諸侯之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昭穆則以次遞遷太祖則百世不遷蓋大夫以上皆有始封之君也諸侯之上中下士則無封君故適士二廟以祭祖禰而中士下士者有司之長所謂官師也惟立一廟祭禰而於禰廟非祭祖庶人則無廟而惟祭祖禰於寢也每春秋祭祀之時則於廟之門堂寢室必拚掃整飾之以致嚴潔而不敢慢也於先世所藏之重器則隨所有而陳之以示能守而不敢失也先祖之遺衣服則設之以授尸使神有所依而致吾如在之誠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則隨所宜而薦之使神有所享而將吾事生之敬也以時而行祭禮如此然禮必有義更舉始終而備言之則其義可見矣以宗廟之禮言之太祖之廟居中左爲昭右爲穆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及其祫而太廟之室中則於太祖之主東向自始而左廟之主之入乎此者則居於北牖下而南向右廟之主之入乎此者則居於南牖下而北向南陽高明北陰幽遠故南向者爲昭而北向者爲穆是左右之廟之所以分爲昭穆者本以主之祫乎太廟向北向南而得

名也羣廟與太廟之祭因坐向而有昭穆之分生者繼死者之後亦循廟次而爲昭穆之序如父爲昭則子爲穆而孫爲昭父爲穆則子爲昭而孫又爲穆也所謂宗廟之禮云者言當祭於宗廟之日凡子孫兄弟來與祭者其班列行次各有定位也諸父不得與諸子齊班諸子不得與諸孫並列合兄弟爲等輩不以年之相近爲等輩分等輩於先後不以年之老幼爲先後斯禮也所以序其何者爲昭則昭與昭齒而穆不得以間之何者爲穆則穆與穆齒而昭不得以紊之昭固與昭齒而昭之在孫者亦不得進而入於祖穆固與穆齒而穆之在祖者亦不得退而列於孫是宗廟之禮所以序生者之昭穆也異姓之賓來助祭者有公侯伯子男焉有卿大夫士焉其貴賤之等不可亂也序其爵焉所以辨貴賤也祭必有事如爲宗而詔相爲祝而祝嘏異夫賚裸獻執籩豆之類皆事也必於同姓異姓之中而擇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爲之是祭以任事爲賢也序其事焉所以辨賢也序爵以辨貴賤則賤者若在所畧矣乃以祭將畢之時兄弟中之最少者舉觶於兄弟之最長者賓之最長者舉觶於賓之最長者長兄弟取觶酌酒以飲長賓曰獻長賓取觶酌酒以飲長兄弟

曰酢長兄弟則先導飲而復飲賓曰酬於是兄弟及衆  
賓皆如是獻酬而交錯以遍焉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  
榮故行旅酬之禮使下爲上舉觶者正所以逮及賤者  
使亦得因事以伸其敬也序事以辨賢則老者若在所  
簡矣乃於祭既畢之時異姓之賓皆退獨燕同姓之親  
於別寢而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非只辨毛色而  
不問年齒也蓋年齒之多寡則毛髮之白黑隨之有是  
年齒則有是毛色是論年齒以定坐次也蓋天下之達  
尊三而齒居其一故燕毛以序齒而於老者獨加敬也  
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  
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序昭  
穆者親親也序爵者貴貴也序事者賢賢也至於幼幼  
長長之義則又見於旅酬燕毛之中是其一祭祀之間  
大經以正至恩以宣而天下之事盡矣武王周公所制  
祭祀之禮如此以此觀之可見其善於繼述矣何則昔  
者先王之祭祀于宗廟也必有對越神明之位焉必有  
品節文章之禮焉必有鏗鏘和樂之樂焉今武王周公  
之祭祀于宗廟其所立亦有位焉其所行亦有禮焉其  
所奏亦有樂焉是爲能踐先王祭祀之位行先王祭祀  
之禮奏先王祭祀之樂矣先王之所尊敬者祖考也亦



吾所當尊敬也何以將吾之敬惟祭祀之禮一舉焉則精神聚於既散之餘音容見於如在之頃翼翼乎對越之不寧肅肅乎奔走之無斃而所尊於是敬矣先王所親愛者子孫臣庶也亦吾所當親愛也何以致吾之所愛惟祭祀之禮一行焉則兄弟於焉而咸在賓客于焉而畢集藹藹乎禮意之詳盡肫肫乎仁意之周流而所親於是愛矣凡若此皆武王周公不忍死先王之心也真可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其孝至矣哉其得天下之通稱也宜哉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夫上帝也社之禮則通上下行之以事夫后土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也宗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也然是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爲深遠而難明也苟有能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真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則其明有以灼于幽隱而其誠有以感乎鬼神矣何人道之不可明何人心之不可感其於治國豈不猶視諸掌之易乎然則其義理之妙意思之深實有未易明者謂非聖人其能制乎謂聖人之制作其可以衆見淺

識窺測之乎

哀公問政

全章

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已者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而無忠則做恕不出來故文武之政不外乎九經而九經以修身爲首能修身則能敬大臣躡羣臣而君臣皆得其人矣是人存政舉之意自具於九經之中蓋未有元首不明股肱不良而庶事自康者也然人存之人雖兼言君臣而大君一人又其人之最重者蓋必有是君而後有是臣也故章內備言人君修身之事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則仁之一

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修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若至矣盡美而又有所謂誠身明善焉又有所謂擇善固執焉又有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焉其詞若重復而多端其意實並行而不悖今貫而約之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人有私欲之累故於達道有違而身不脩也脩身者靜存動察使心之所有所發純乎天理而無一物之雜一息之間而慈愛懇惻之意常周流於

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處之無不得其當也此之謂修身而大學之所謂誠意正心修身者皆兼之矣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若夫知天知人者則智之所先而學問思辨則所以擇善而爲智也事親者乃仁身之本而篤行則所以固執爲仁也言仁則該誠與敬而身之修也有其實矣是修身惟在乎仁以行之也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是智也勇也始終成就此仁者也

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修道以仁則修身之事

盡矣

想昔夫子答哀公問政之意若曰古昔聖人之治天下也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其政固有未備者至周則監二代而損益之而郁郁文矣然則政固莫有備於文武者矣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未嘗不存也但其人不存耳誠使當今之時有君如文武者出焉又有臣如輔文武者以爲之輔焉則文武之政可復舉矣若無是君臣則其政豈能以自行哉是則立政非難惟得人爲難以人立政其成之速與其地種樹其成之速一也况政尤爲易舉之物如樹中蒲盧然也夫

政本易舉苟得人以舉之則其易也當何如是以人君  
爲政在於臣得其人臣得其人則股肱良而庶事康矣  
而取之則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則藻鑑明而取舍定矣  
修身必以天下共由之道則平平無偏而大經以正身  
可得而修矣修道必以本心生理之仁則肫肫懇切而  
至恩以宣道可得而行矣然行道有本而爲仁有要得  
要則其餘皆舉務本則其道自生是故仁者何卽具此  
生理之人也蓋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有此人則必  
有此惻怛慈愛之意而無惻隱之心者非人也故不曰  
仁者愛也而曰仁者人也夫仁而謂之人則固無不愛

矣而親親則仁心之發最爲切近而精實者苟能事父  
毋和兄弟睦宗族而親其親焉則愛由此立自此而推  
之將無一人一物不在其所愛之中矣親親非仁之大  
乎然五性之中又有所謂義者焉義者何本吾心以區  
處乎事物而使之各得其宜者也尊賢特其宜之一耳  
然必先知其人之賢而師之友之則親親之道有所薰  
陶啓迪而日進焉尊賢非義之大乎然親親必有其殺  
如在父兄則如此在宗族則如彼尊賢必有其等如大  
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若此者是又吾性之禮生發而  
著見於外者也夫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身也者取人

之則也爲政之本也故君子不可不修身也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是身必止於仁而後修而親親則仁之大而  
愛之始是故思欲修身者不可以不親親也欲盡親親  
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欲親親者不可以不知其賢  
而尊之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自然之理而天之所  
叙非人之所能安排者也故思欲知人以爲親親之助  
者又不可以不知天焉由知天以知人由知人以事親  
則仁自親始而身之修也有其本矣本立則道生而修  
身之事可得而盡矣今詳舉修身之事而備言之天下  
之達道五所以行是達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一道也

父子一道也夫婦一道也昆弟一道也朋友之交一道  
也是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非達道乎三者何  
智所以知此道也仁所以躅此道也勇所以強此道也  
是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非達德乎夫三達德  
固所以行乎五達道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  
亦曰一誠而已誠則私欲不雜天理無間智爲實智仁  
爲實仁勇爲實勇實有是智則必能知夫達道實有是  
仁則必能行夫達道實有是勇則知行必克有終而無  
有不能強夫達道者矣故曰三達德之所以行五達道  
者一誠而已德以誠而立道以德而行則修身之事至

矣無復有餘蘊矣然達德之所以行乎達道者何如蓋  
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則有不同自其知道者言之有  
氣稟清明生而知此道者有得清之多而不能無蔽必  
待學而后知此道者又有昏蔽不清生而不明學而未  
達必困心衡慮而后知此道者其知雖有蚤暮之不一  
然及其知之則亦各明其善而已何嘗有不一乎自其  
行道者言之有賦質純粹安而行此道者有得粹之多  
而不能無雜知其爲利而必行此道者有純雜不粹不  
獲所安未知其利必勉力強矯而后行此道者其行雖  
有難易之不一然及其成功則亦各復其初而已何嘗

有不一乎是其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其所  
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稟異也其所至之域同者以智  
仁勇之德同也智所以知也仁所以行也勇所以知之  
成功一也三達德之所以行夫五達道者如此然或未  
及夫達德則當求以入德彼其智則能知矣吾未能知  
而好學以求知則亦近乎智矣仁則能行矣吾未能行  
而致力以行之則亦近乎仁焉勇則知行各詣其極而  
無不能知能行矣吾未能勇而知耻其不能知不能行  
而必欲知之行之而不其於人下則亦近乎勇焉此三  
者入德之事也君子誠能知斯三者而好學力行知耻

焉則進於智仁勇而達道無不行自知所以修身矣既知所以修身則人已一理自知所以治人矣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而已自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夫治天下國家固本於達德達道以修其身矣而其所以治天下國家其道果何如耶蓋凡治天下國家之常經有九九經謂何首則修身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次則尊賢蓋必尊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也及其次則親親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也由家以及朝廷則敬大臣也躰群臣也由朝廷以及其國則子庶民也來百工也由國以及天下則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此乃九經之目而自有其序者然也人君果能行是九經則各有其效焉是故修身則道立而可爲民表矣尊賢則疑有所質而不惑於理矣親親則上而諸父下而昆弟咸得其懽心而不我怨矣敬大臣則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質而不眩矣躰群臣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士之報禮於我者重矣子庶民則君愛民如子子愛君如父母而百姓勸矣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而財用足矣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四方自來歸矣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天下自畏矣夫九經固有其效然九經之所以

爲九經者何如誠以內外不交養動靜有或違則身不  
修故方其靜也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齊其外及其動  
也視聽必以禮言動必以禮而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  
動靜不違此所以修身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  
則好賢不篤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使天下之  
士皆有願立於其朝之心此所以勸賢也尊其位親之  
欲其貴也重其祿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兄弟婚姻  
欲其無相遠也非所以勸親親乎官屬衆盛足任使令  
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非所以勸大臣乎忠信而待  
之也誠重祿而養之也厚使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  
趨事赴功非所以勸士乎人情莫不欲逸也則使之以  
時亦莫不欲富也則薄其稅歛而所以勸百姓之道在  
是矣日有省月有試以程其能餼廩必待其事功以償  
其勞使惰者勉而能者勸無不信度也無作淫巧也而  
所以勸百工之道在是矣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  
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欲以矜  
其所不能此非所以柔遠人乎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  
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比年一小  
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也我  
之宴賜於彼者則厚彼之貢納於已者則薄貢賜有度



而不匱其財也此非所以懷諸侯之道乎九經之事如此然則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故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誠也誠則心無僞妄事皆真實言修身則實能修身言尊賢則實能尊賢言親親則實能親親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此九經之實也由是言之達德也達道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以立如達德而能先立乎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能先立乎誠則九經盡不能先立乎誠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言而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而先立乎誠則事有實而不困行而先立乎誠則行有常而不疚道而先立乎誠則道有本而不窮誠之當預也如此又以在下位者而推言之亦可見矣蓋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民其道在於立誠以獲上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欲獲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信友不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而欲信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立誠以順親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而欲順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修身反身不誠

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乎立誠以明善不明乎善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胡可得哉此可見君子於凡事皆當先立乎誠也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蓋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誠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是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索

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聖人本無不誠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然是誠之之事其自有五而誠之之人其等有二以學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求師友之益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慎而思之以致其精既思矣然後有可辯也必明而辯之以極其當既辯矣然後可以見於行必篤而行之使凡學問思辯而得之者皆踐

其實而不爲空言焉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  
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  
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辯則已辯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  
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五者  
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已則倍其功於百焉在  
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已則倍其功於千焉夫學問思  
辯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  
則利行勉行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果能盡此擇善  
之道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雖愚也必變而爲明與不  
思而得者同歸矣况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  
道則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爲強與不勉  
而中者一轍矣况未至於柔者乎明卽智強卽仁而勇  
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學之有益於人如  
此欲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立爲政之本乎

自誠明謂之性

四句

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謂夫道有天人  
之異名有性教之別果何自而謂之性耶自夫德無不實  
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以其所性而有也非天道  
乎又何自而謂之教耶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  
者言之則謂之教以其由教而入也非人道乎夫誠明

與明誠雖有自然勉然之異然誠則無不明矣而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及其成功一也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全章

人莫不有是性而人欲之私得以雜之故不能盡其性惟聖人之德極天下之至誠絕無人欲之私於此性之存於心而散見於事者或巨或細或精或粗不待思索而察之無不盡不待勉強而爲之無不盡也然陰陽五行造化萬物凡厥有生本同一原能盡已性則於人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抑其過引其不及矯其偏而歸之全而人之性無不盡矣能盡人之性則於

物之性自能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因其材質之宜以制其用致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而物之性無不盡矣夫天地能賦人物以性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也今也聖人由盡已之性以至於盡人性性盡物性則有以極其裁成輔相之功而可以贊助天地化育之所不及矣既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天位乎上而覆萬物地位乎下而載萬物聖人成位乎中而理萬物天地有能而聖人亦有能天地有功而聖人亦有功天地何大於聖人聖人何愧於天地聖人豈不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乎此自誠而明者之事天道也

其次致曲

全章

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軀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軀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曲卽孟子所謂擴克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軀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者也

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惟至誠聖人爲能舉其性之全軀而無所不盡其次自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當如之何蓋氣拘物蔽莫累本軀之全而遇事感物不無發見之偏故其次則當自其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能致曲矣曲者一偏之誠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全軀皆誠矣既誠則積中發外而容貌威儀之間皆此誠之形見矣既形則日新月盛而誠之形於外者益以顯著矣既著則粹然盎然赫然而誠之形且著又有光輝發越之盛矣夫誠既發於外而明則物必感

乎誠而動蓋秉彝好德人之同然未有誠而不得人之  
歆羨向慕者也夫既感我之誠而動物必隨我之誠而  
變蓋有感斯應其機莫禦未有勸而不從我以遷善去  
惡者也由是薰蒸透徹融液周偏不但變也而又化焉  
然變猶有迹也至於化則不識不知而相忘於道化之  
中無復痕迹之可見矣夫感人而至於化未易能也唯  
天下至誠爲能感人而使人化也致曲有誠可以言誠  
而未可以言至誠也今也能由誠而形而著而明而動  
而變而且至於化焉則其一誠漸積之功亦已造於聖  
人至誠之域矣否則德猶間斷而未至於神化無方安  
能鼓舞乎人而使人皆變化莫測哉故誠必至於能化  
然後爲誠之至而功之極也致曲於未誠之先克養於  
已誠之後此自明而誠之事人道也

**發明**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  
乎而自不能已者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全章

天理渾然私欲淨盡此至誠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事  
而知其幾然其所以前知者豈假於術數推驗之煩意  
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也必  
有禎祥如鳳凰麒麟之類出焉國家將亡也必有妖孽

如山崩川竭之類見焉不特此耳或見乎蓍龜卜筮之間而有吉有凶或動乎四躰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之將至而其理之先見者也如禎祥之出與蓍龜所見之吉四躰所動之得此福之將至也妖孽之出與蓍龜所見之凶四躰所動之失此禍之將至也特人心爲私欲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無欲之聖人而有以全其內境虛明之本躰故於福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旣至而後知也於禍之將至而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俟不善旣至而後知也夫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與蓍龜之吉凶四躰之得失皆鬼神躰物之所爲也是知來莫有過於鬼神也惟聖人之至誠亦能知來如鬼神焉

誠者自成也

全章

真實無妄之謂誠而天理之實與人心之實皆所謂誠也是誠也者乃物之所以自成也天地也與凡天地中所有之萬物也人也與夫人所爲之事也皆所謂物也言誠爲物之所以自成則見實理無物而不在而人之心當無往而不實也實理根於人心而散見於日用云爲之間則謂之道是道也乃人所當自行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何以言之凡有一物則必有一物之終始始

不自始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終不自終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如有生之物必得是實理而後有是物無是理則無是物所爲之事必有是實心而後成是事無是心則無是事是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也此可見誠者自成也夫誠爲物之躰而物依誠以立如此使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爲之物亦如無有如不誠心以爲孝則非孝不誠心以爲忠則非忠是以君子務加存養省察之功以去其私欲之僞而實其心之爲貴也盖有是實心則全是實理而道之見於事者無不行而有以成乎已矣抑是心之誠非特成已而已也亦以所成物

也何以言之盖所以成已者仁也仁者心之生理也無是仁則人心以死天理以亡何以能成已耶所以成物者智也智者心之神明也無是智則知之不明處之不當何以能成物耶成已成物雖有內外之殊而曰仁曰智則皆吾性之德旣曰性之德則皆具於吾心合成已成物而同一道也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吾心一誠則仁智兼得仁智旣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凡事皆得其宜則是處已處物無所不宜而已也物也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智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也豈有得於仁而或失於智者乎又豈



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其發明**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說誠者自成也以實理言而兼人之實心在其中蓋實理爲物之終始與實心爲事之終始一事亦物也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也故只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也不誠無物當此物字專以事言誠字專以心言誠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初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爲貴也

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已也誠者非自成已一節言人能成已則自能成物也

故至誠無息

全章

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天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間之而自無息矣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爲功業矣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久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于海隅德澤浹洽於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

如是博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  
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卽是博厚  
乃所以載物而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卽是高明乃所以  
覆物而天下無不仰其光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卽  
是悠久乃所以成物而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夫博厚  
而能載物則其博厚也有以配乎地之博厚矣高明而  
能覆物則其高明也有以配乎天之高明矣悠久而能  
成物則其悠久也有以配乎天地之無疆矣其功用之  
盛有以配乎天地如此夫豈假於強爲哉但見其悠久  
之積而爲博厚也則物皆自章不待見之而後章也博

厚之發而爲高明也則物皆自變不待動之而後變也  
博厚高明而悠久焉則物皆自成不待有所作爲而後  
成也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  
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  
得其所也分雖有曰章曰變曰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  
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卽所謂無爲也夫聖  
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  
爲民之制有大樂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  
刑以整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  
作爲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

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以自私也亦非若伯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蓋無爲之爲也是天地有自然之化育而聖人有自然之參贊天地有無功之太德而聖人有無恩之至仁誰謂聖人功用不與天地並哉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誠則渾然惟渾然則自然矣誠則無物惟無物則能物物矣是故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彼其全躰太

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二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爲陰或陰變而爲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間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然究其所以誠而已矣地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溥也而又厚也天惟誠也是以天之道不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溥厚高明者又

且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  
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  
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  
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污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  
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博厚  
悠久是地之道本於誠而極其盛也高明悠久是天之  
道本於誠而極其盛也惟其博厚高明也則冲漠無朕  
之中而至著之象已具惟其悠久無疆也則迭運摩盪  
之際而至微之理自形則其生物之多也當何如哉今  
夫天以一處言之斯昭昭之多耳未盛大也及其無窮  
而極其盛大也但見日月星辰之象係焉萬有不齊之  
物皆覆焉今夫地以一處言之撮土之多耳未盛大  
也及其廣厚而極其盛大也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河  
海而不見其洩以至萬有不齊之物皆載焉然天地間  
至大者又莫山水若也而天地之生物皆在焉今夫山  
自一處言之一卷石之多耳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耳及其不測鼃鼃蛟  
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地至誠無息而其功用之盛  
若此知天地則知聖人矣夫聖人至誠無息亦有是功  
用然則天地聖人也同一至誠無息也故周頌烈祖之

詩有曰維天之命一元迭運而無頃刻之已其所謂不  
已者蓋言天之所以爲天也詩又曰於乎豈不顯哉文  
王之德一物不雜而極其天理之純其所謂之德之純  
者蓋言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夫天道固不已矣文王之  
德之純則亦不已焉純卽至誠也不已卽無息也天地  
聖人同一至誠無息如此則其功用之盛也宜哉

大哉聖人之道

全章

率性之道非至誠不能躰故以道屬之聖人而謂聖人  
之道也是聖人之道其大矣哉何以見其大也蓋語大  
而有所不包語小而有所不入皆未足以言大也惟道  
之爲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  
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包  
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上極乎天焉此  
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也然其所以大者以其包乎衆  
小也使於小者未能充足而有餘則於大者必有虧欠  
而不足故自其小而言之則優優乎大哉禮儀如冠婚  
喪祭之類其目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  
如升降揖遜之類其目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  
也此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大無不包小無不入聖  
道之大有如此然必待德性宏大學問精密而能修德

之人然後是道可行也故曰苟非至德之人則其道終不凝聚於身而爲我有也是以君子人也知道躰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躰之本然知道躰之細非粗淺之識見所能悉必由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然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何如蓋德性之中萬理咸備自廣大也私欲蔽之則廣大者狹小矣必加涵養之功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以致其廣大徒致廣大而不盡精微則流於空疎又必析理不使有毫釐之差而盡其精微焉德性之中一物不雜本自高明也私欲累之則高明者卑暗矣必加涵養之功而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而極其高明徒極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入於清虛又必處事不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道乎中庸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故者不溫則有遺忘之失必有以溫之而涵泳之味深然義理無窮又必於溫故之中而日知其所未知焉心具德性有本然之良能所謂厚也厚者不敦則有放逸之患必有以敦之而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限又必於敦厚之外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夫致廣大極高明與夫溫故敦厚皆屬於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夫道躰之大也盡精微道中庸與夫知新崇禮皆屬於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道躰

之細也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能如是則德修而道凝矣既能修德凝道則何往而不宜哉是故居上位則盡爲上之道而不驕居下位則安爲下之分而不倍國有道時當言也則直前敢言而足以興起在位國無道時當默也則收歛退藏而足以見容於世隨事皆善無往不宜如此詩曰不昧事理而既明且哲所處順理而禍不及身其卽君子處上下治亂而皆宜之謂歟

**發明**致知內兼知行二意存心是涵養本原亦兼知行二意如致廣大溫故是主理言有知見意故與盡

精微知新反對極高明敦厚是主事言有行爲意故與道中庸崇禮反對

愚而好自用

全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引夫子之言曰愚者不可自用而好自用賤者不可自尊而好自尊生今之世當循今之道而欲復古之道焉如此者爲逆理犯分而裁必及其身者也卽夫子此言觀之凡欲制作者必有德焉以立制作之本有位焉以操制作之權又有時焉而值世道一新之會所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子乃可也非有德有時有位之天子不得議禮以定貴賤親疎相接之

軀也不得制度以辨宮室車器服色之品也不得考文以正聲音點畫形象之差也試以今時驗之自見矣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之造者非一人而皆同軌以書言之筆者非一人而皆同文以行言之行者非一人而皆同倫三者皆同如此可見天下之人皆安其分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無有於愚而自用者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無有於賤而自專者也雖以夫子之聖亦曰吾說夏禮杞爲夏之後而文獻不足徵也無徵則人不信從吾學殷禮宋爲殷後而文獻猶有一二之存焉殷禮雖猶有存又非當世之法吾亦學周禮焉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之所用者也吾亦從周而已矣然則豈有生於今而欲反古者乎

王天下有三重焉

全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謂夫君子之王天下也其事莫重於議禮制度考文王者有此三重之道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天下之人皆遵道遵義會極歸極而得以寡過矣然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前其禮雖善然非其時而無徵也無徵不足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弗從之矣又如聖人在下雖善於



禮然無其位而不尊也不尊則不足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弗從之矣是以君子有三重之道必本諸身而有其德有德則明而能知禮樂之情有德則公而能循事物之則此德所以居三重之先也而又有時焉值改革之際有位焉操制作之權時位兼備則民莫不從而自有其驗矣予以考諸三王則三王亦此道而與其已行者無所謬予以建諸天地則天地亦此道而與其自然者無所悖鬼神至幽而難知也以此質之則鬼神無疑而幽有以驗乎明矣後聖至遠而難料也以此俟之則後聖不惑而遠有以驗乎近矣所以然者理焉

而已矣天得此理以清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爲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乎當然者哉故曰天地有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使凡制作之出自我者未能精粹純白而稍有太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間苟皆至精至當盡善盡美則何

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神設鬼施可也謂我泄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損有益如我損益于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值各異其時也合而一之當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于理之所當然友有不合者矣所謂

不謬不背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作以知識為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趣高則創業大然則三重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天之理盡于鬼神知天之理故制作合天之理可以質之而無疑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其知人之理也人之理盡于聖人知人之理故制作合人之理可以俟之而不惑也此可見心思必通乎性命然後可以與論禮樂學術必貫乎天人然後可與言經濟也不然則何貴于知哉故此章所論制作盡善正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而居上不驕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也問學而能知新盡精

微則何天人之不知哉。既曰本諸身則知該知天知人之意矣。夫君子知天知人之理而制作盡善有以合乎理如此則人其有不寡過者乎。是故君子動而有三重之道則世世爲天下道如以三重之道盡于吾身而措諸政事是動而行也。行則世世爲天下法而無不遵其所行者如以三重之道發諸議論而布諸號令是動而言也。言則世世爲天下則而無不遵其言者矣。是由君子之道者有異時而無異人也。以言乎四海之遠則遠者悅其言之廣被而有企慕之意莫不仰其言以爲法也。莫不慕其行以爲則也。以言乎畿內之近則近者習其行之有常而無厭斁之心皆則其言而與之相安也。皆法其行而與之相忘也。由是君子之道有異地而無異人也。此可見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以寡過矣。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故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于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由于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爲世法言爲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于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

全章

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于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群聖人而集其大成于夫子也意謂精一執中道實始于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謨烈啓後法莫備于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乎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于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大也然天地之道果何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于天地之間而且性命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時日月其道並行于天地之間而且往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悖焉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判而爲五行分布散殊而各一其性是其小德之川流也此其所以不害不悖焉其所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干穆不已是其大德之敦化也

四書章句  
中庸二卷  
五十五

此其所以並育並行焉天地之道如此此天地所以爲大也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何以異于是哉

〔發明〕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爲之主宰官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或問曰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此高下散殊不以物之形迹言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

具者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聰明

全章

承上章小德川流而言謂夫唯天下至聖具生知之質爲能聰焉而無不聞明焉而無不見睿焉而無不通智焉而無不知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又自其仁之德而言寬焉而不狹隘裕焉而不急迫溫焉而不慘刻柔焉而不乖戾足以有容而能愛也自其義之德而言發焉而不廢弛強焉而不畏縮剛焉而不屈撓毅焉而不間斷足以有執而能守也自其禮之德而言齊焉而極其純一莊焉而極其端嚴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

僻足以有敬而不慢也。自其智之德而言文焉而各自分明理焉而自有條理密焉而極其詳審察焉而極其明辨足以有別而不差也。聖人於此五者之德充積於中盡事物之多而無所不該極天下之大而皆爲吾有何溥博也。萬感俱寂杳乎莫窺其朕兆一源活潑取之不見其終窮何淵泉也。德盛於內而其出也又以時焉時當有臨而見其聰明睿智時當有容而見其寬裕溫柔時當有執而見其發強剛毅禮之敬不施於可慢之人智之明不用於當晦之日隨其事之所至而應其理之當然泛應曲當無少差謬也。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

狀其德之盛耶。驗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施而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悅此可以驗其出之時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又以其莫不敬信悅者而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

全章

承上章大德敦化而言謂夫理原於造化具於人心而見於人倫日用乃衆人之所同得者也人唯不免有僞妄之雜是以事失其當心有所偏而與天地不相似惟天下至誠之聖人德極其實故於五品之人倫而爲天下之大經者則有以經綸之爲父而慈爲子而孝父子

之相與也親而可以爲天下之父子者取法爲君而仁爲臣而敬君臣之相與也義而可以爲天下之君臣者取法推而至於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矣於所性之全躰而爲天下之大本者則有以立之至靜之中而無少偏倚萬感俱寂而一理渾然雖未見於事也而所以應事處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中是能立天下之大本矣於一元迭運而爲天地之化育者則又有以知之蓋天地化育卽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卽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

者卽其誠之復動靜語默建諸天地而不悖卷舒變化  
質諸鬼神而無疑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者非但知  
之之明而已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於  
思勉而後能哉經綸者道以誠行也立本者性以誠盡  
也知化則其誠之至於命也要之則至誠二字盡之矣  
至誠之所以爲至誠者如此卽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  
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  
流而肫肫其仁矣否則何以爲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  
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間而萬里空涵而淵淵  
其淵矣否則何以爲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太虛  
渾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  
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至誠之道如此其妙  
未易知也知之者其唯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智之資  
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猶滯於  
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  
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真可  
謂之至精至妙者矣

**發明**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  
卽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爲功用者  
不同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



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淵卽天也卽字與如  
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淵淵然其靜深浩  
浩然其廣大也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  
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

衣錦尚絅

全章

君子之爲學自期固貴於高遠用功實始於卑近故此  
章承上三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  
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致其極而後已蓋叙成德入學之  
序也意謂爲學莫先於立心立心莫要於爲已故詩有  
曰衣錦尚絅夫衣錦則文采外著矣而必加之以絅者

正惟惡其文之著而欲事夫質實也夫質實於有而文  
忌於著如此是以君子爲道惟務實而不近名重內而  
不事外其外闇然若無文之可觀矣然有是美存於中  
自然日著於外終不可得而掩也小人之道則反是專  
事表暴外固的然矣然無實以繼之則亦日亡而已而  
何足以欺人哉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  
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  
言皆平平無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常無奇特可驚之  
行固淡矣然其所言雖平而皆根夫至理所行雖常而  
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美收斂沉靜而不騁夫浮

詞曼說質素坦直而不事夫盛色美容固簡矣然其言寡而中不害其爲言語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爲威儀之美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容不峭厲其稜角而於衆無所不愛固溫矣然事之孰是孰非而胸次之涇渭甚明人之孰賢孰否而鑑中之妍媸自別雖溫而自有理焉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則由夫錦之美在中而自著見於外也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夫君子立心爲已而其實之發於外者如此然則學者其可不務實乎其可無爲已之心乎然其要所以闇然而能日章者則亦不徒有是真實心意而兼有是真實工夫也使或不知當謹之地而盡夫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爲已之心而卒亦歸于闇然而已而何能以日章哉故必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幾若此則知方寸之小實萬化之權輿一念之微實庶事之根抵而所當謹者正在此也知其所當謹者在此則必能自此而謹之而可與入德以馴至乎聖人之域矣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且故君子內省皆善而無

意而兼有是真實工夫也使或不知當謹之地而盡夫下學之功則無以充其爲已之心而卒亦歸于闇然而已而何能以日章哉故必知遠而在物之是非由近而在身之得失知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其所自之在心者有邪正知邪正之存於心者雖甚微而見之於身與物則甚顯知幾若此則知方寸之小實萬化之權輿一念之微實庶事之根抵而所當謹者正在此也知其所當謹者在此則必能自此而謹之而可與入德以馴至乎聖人之域矣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且故君子內省皆善而無

一疾病於心始安而畧無愧悔此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然其所以能如此惟在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致其謹以遏人欲於將萌所以內省不疚無愧於心而不可及也此省察之事爲己之功也然此猶待動而致謹未見其功之密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動固敬也雖靜而不動亦必敬焉言固信也雖靜而不言亦必信焉此則存養之事而爲己之功益加密矣爲己之功既密則德成於己而化自有以及於人矣詩云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是故君子惟密存養之功以造於成德

之地雖不賞以求民之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於善雖不怒以求民之畏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若畏鈇鉞而不敢爲惡蓋有其德則自有其效也然是德日亦以進不以旣成而遂已也詩云不顯其德百辟其刑之此可見德感深則化愈廣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於敬舉一心之中固無一念之不敬舉一念之中亦無一毫之不敬靜焉而與神明俱動焉而與造化存蓋純乎天理之克而絕無人欲之間也篤恭如此此所謂推德不顯者也由是敬德薰蒸誠意感召百姓徧乎爾德萬邦於是乎作孚而天

下平矣向使德之所造未能極其深則其效之見於人者又安能若是其遠哉然不顯之德未易以形容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斯言也其可形容不顯之德乎然孔子嘗有言曰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是猶有聲色者存未足以形容其妙也詩又曰德輶如毛斯言也庶乎可以形容矣然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也詩又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則微而又微妙而又妙其所以形容不顯者至矣盡矣無餘蘊矣夫進德而造於篤恭至妙而入於不顯則與上天同道與聖人同德而爲中庸之極功矣然非立心爲已而盡下學之功則亦安能以致是哉

**發明**中庸一書始之以天而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爲人而始終以天焉者天人一也不天不足以盡人故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也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今夫天之高其人以爲不可及則稱之曰某真天人也而中庸論學始終以天則以天人望人也夫人皆可爲天人乎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小德一以貫之也一貫之旨而曾子以曾得之然則謂天蓋高而委之無

羽翰而其於糟粕煨燼以自捐其軀者豈其牯於耳  
目鼻口而不能自求其天於聲臭之外也歟吾於是  
乎有感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中庸卷之二

